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三六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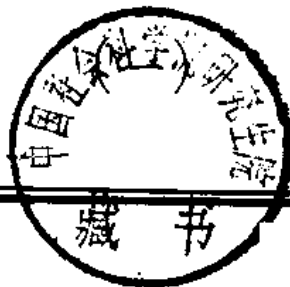
據

清·李賢書裁定，吳怡纂  
清道光九年刊本，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影印

山東省

# 東阿縣志



SK/2/05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8428\*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三六二號

據

清·李賢書裁定，吳怡纂  
清道光九年刊本，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影印

山東省

# 東阿縣志



SK18/05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8430\*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三六二號

據

清·李賢書裁定，吳怡纂  
清道光九年刊本，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影印

山東省

# 東阿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5K-18/05



\*10098429\*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月臺一版

# 東阿縣志

全三冊

發行人：黃成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四〇巷五號

印刷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東阿縣志

王占一敬書

重修東阿縣志李序

志者何紀事也縣志者何紀一縣之事也大而方域建置職官賦役選舉人物風俗  
文之類細而陵墓寺觀市衢虫魚鳥獸草木花實叢談之屬無不備載 朝廷設官分  
職循名可以責實如知縣必知一縣之事而後謂之知縣猶知州須知一州之事知府  
須知一府之事也否則承乏一邑如入無燈之室暗中摸索其於治庸有異乎然其事  
於志括之知其事必於志攷之 甲申秋選授斯邑田賦若何學校若何地土之肥與  
瘠風俗之淳與澆惴惴焉懇無以知之也爰取邑乘細加翻閱舊志迺前明于文定爲  
殿講孟中丞爲柱史時所纂也嗣康熙四年乙巳續修于劉令沛先五十四年乙未再  
修於鄭令廷璫迄今百有十年矣事歷四朝年逾百歲山川如故非復魯國之下城規  
制度更不是東平之屬邑其間科目縉紳遺佚已久忠孝節義湮沒更多即如職官一  
門中脫數年竟至無案可稽脫令抱殘守缺更歷年所將採訪蒐羅不更窘於今日乎  
書食俸于茲土者幾及六載又何以告無慚於職守爰捐俸金延原任鄒平令吳怡並

集諸文學士相與商確而編輯焉舊者因之新者增之遺者補之疑者闕之凡有關於風俗有裨於政治一一纂入八閱月而告成始建置終藝文共得廿四卷付諸梓裝繕成帙加倍前志其間耳目所限未必盡無遺憾以俟後之留心邑乘者得所依據而更加醇備以之媲美于孟二公也則幸甚

峕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十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即用州調任曹縣仍署東阿縣事嵩陽李賢書謹序

舊志李序

乙未冬

欽假南旋舟次安平東阿令鄭子承懷晉謁攜其續修邑志問序於余余謂今之爲吏者多矣大都簿書期會希合上指已耳疇肯留心文獻爲繼往開來之舉子鄭子可謂達於治體矣蓋志者識也天時之理則書地利之宜則書人事之盡則書是故大而方域職官賦役選舉人物政紀藝文之類細而陵墓寺觀市衢蟲魚鳥獸草木花實叢談之屬無不燦然畢具君子讀之可以有益於修身可以有益於治人可以有益於治天下國家志之所係重矣哉且是阿邑志也者自有明于孟二公纂修後綱舉目張閎博雅暢有非他邑志所可比者鄭子取而復明之豈不大有功於前烈乎鄭子與余姻聯里閭居鄉恂恂君子也今觀其爲政重文學先教化知其無不勞心於撫字可謂達于治體矣異日者報

最

朝廷即以是供

國史之採錄也可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

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尙書加四級安溪李光地撰

舊志鄭序

國有史邑有乘非徒紀事編年而已蓋將示勸懲于來世也東阿志自明宏治庚申修後至萬歷壬午重修始方域終藝文分十二卷允稱勝國信史我朝受命文教誕敷

今上御極之四年劉令沛先慨然取邑志而重修之時相與枓齏者進士李居易一人今五十年來山川之氣運重開人文之英華蔚起成進士者則有張君心友秦君紫霓魏君鄴亭他若舉于鄉者拔茅連茹彬彬濟濟又皆莫可量矣際斯時也備邑乘不修文獻無徵後之人雖有作史之才其孰從而求之余方興念乃此適郡憲金公檄行修志于是乃集邑之文學士而告之曰古稱良史首推班馬今觀邑乘舊本若干若孟奚多讓焉諸君子幸生二史之後宜追昔日之芳踪毋徒騁乎詞華毋專執乎意見舊者仍之新者採之遺者續之疑者闕之使前之修志者有傳而後之修志者有稽雖未免不醇不備之憾要必存矢公矢慎之心知我罪我聽之而已惟時諸君子唯唯或不評

乎余言因捐俸續梓而爲之序

康熙五十四年歲在乙未菊月穀旦

東阿縣知縣加二級清溪鄭廷瑾謹序

舊志楊序

輿城之有圖志古也唐虞幅員禹貢可考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所載復加詳焉秦漢以降志地里紀方輿者無慮數百家卷冊浩穰得此失彼雖不能無議要皆文獻所徵不可廢也仰惟我先朝命儒臣纂集大明一統志藏之祕府頒之學宮采錄精當古之所謂圖志者莫之或尙顧禹跡所窮禹邦錯峙事極鴻纖非國志所能盡載舉凡撮要君子慮其有遺善焉此郡邑志所以不可無作也十室之邑苟得佳志非惟可垂一方鑒戒他日總制作之柄者舍是將何所依據乎秦君民望作令竟之東阿越二年百廢俱舉吏民懷服嘗取邑志閱之歲久散逸無所得歎曰是鄒魯比邑而文獻泯弗傳可乎乃下令蒐訪期修復之吏部驗封郎中劉君博之邑人也聞而出所藏舊志緘寄君君喜得如重寶顧其所輯錄不皆當乎人心加之金根魯魚之誤特甚君於是闢局庀物延文學士供纂集得邑人教諭董染舉人張冕邑庠生許汝聰蘇則曾侯爵輩任其事而君政事之餘躬讎校之乃因舊志存其可紀

而芟其冗瑣不足錄者又稽合郡書兼採輿論備所未備釐爲六卷卷首有圖爲目四十有一目有引各附其下越五月告成而百餘年闕典至是完矣既繕寫成帙遂謀諸同官入梓以傳寓書京師屬予序慨自簿書刀筆之流爲郡縣而詩書風化之迹微矣彼豈知圖籍爲先王所重政教所關第謂上司督責之所不及也廢不加修闕不知補甚則併其存者而毀滅之其能究心文獻而圖其不泯者寡矣間有之又患於不知要閒文粗跡泛然收之小得大遺於政治名教無所裨益是尙能無有爲也乎故今圖志盈几案而知言者病其蕪穢往往視爲長物而不屑觀者凡以此也是志搜羅採剔殆無餘蘊詳不冗複簡不脫略正合古人遺法可傳而信若是則何病於志哉君山西蒲州人予提學時所造士舉丙辰進士授今官其志厲名檢其政先撫字皆當務之急即是以占其所建立當無不得其要者矣

明宏治庚申夏六月六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石淙楊一清序

舊志金序

按劉向說苑齊君使尹子奇治阿子奇裁童子耳其之阿也所與其載者皆白首也使者還告齊君曰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子奇必能治阿矣而阿果治迨至今日故山左之雄區也予自康熙癸巳出守斯邦比歲數數取道於阿見夫羣峯環抱衆派遶流隸斯土而生其間者古蹟偉人遑遑不乏吾知阿乘必大有可觀者矣甲午予有纂輯郡乘之舉檄取州邑新舊志書以資蒐羅考訂且甚有望于州邑同事諸君子之各修志書合力襄助以成斯舉志頗專意甚亟也明年而阿令鄭君以續修者進且徵予一言予惟阿志自明于文定孟中丞二公輯後至康熙初年劉令沛先繼之今五十載矣鄭君與阿之賢達輩重爲增修而雕之棗則五十載內故者宜仍新者當採以至補其所遺而闕其所疑不亦可無餘憾也乎予披覽三復若前之所爲羣峯環抱者則曰少岱曰蕢山衆派遶流者則曰無子瀆曰大清河而且有三歸臺掛劍臺阿城桃城之歷歷古蹟而且有魏之程昱晉之魏浚宋之王遷之濟濟偉人自一輯再輯以至今之

三輯而阿乘果大有可觀已夫志者史也古之史官成一代之書未有不藉夫國之舊鄉之賢人互相發明參訂而始足以垂不朽于孟二公之志是也鄭君孝廉名宿其治阿也吾固知其遠追昔日之子奇而即此一志益可信其能用老者之智而出則白首共載也予爲阿幸爲阿志幸而不揣無文聊用一言以爲之序

崑

康熙五十六年歲序丁酉孟冬中憲大夫知山東兗州府事加三級紀錄十五次前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山陰金二鳳紫庭甫撰

舊志賈序

志史例也史家體裁各異而郡邑之志因之故志小史也編年紀事者本春秋及宋司馬氏其各爲表志紀傳者準馬遷班固書期於文直事核信今傳後成一國一邑之事而已東阿有志不詳其所由始宏治間重修於秦令昂楊文襄公有序迄今八十年餘中間故實脫略篇章殘缺覽者病焉黎陽朱君德載以進士高等來宰阿才猷敏茂多奇樹歷三載政成民懷百廢俱興暇中覽邑乘嘆曰阿固兩都通津山左雄區也其疆域陵谷往躅遺文散見於史傳及學士大夫談說間要不渺矣而舊乘所載寥寥若此千百年文獻缺然紀述曷稱觀視哉會邑人太史千君可遠梓史孟君祠孔方家居具良史才朱君就謀之迺以編摩托二君而躬率諸文學士爲纂集其事越三月而志告成始方域終文藝凡十二卷將梓以傳于君於余爲同年友函志馳書山中屬余序諸簡端余受而讀之見其四表八志一取裁於馬遷而紀事義談間折衷於左氏馳騁古今包羅圖史史治民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閱博雜暢哀然成一邑全書視舊所輯錄

不啻加千百矣。嘻。寶在暗室。漫然求之。百不得一。及懸青藜。耀白日。燦然具陳。此詳略之辨也。阿非鄙小縣。舊乘脫漏。求者遺之。爾乃若于孟二君。負大節。探奇踪。蓋才瀉三江。志吞五嶽矣。時臨履鄒嶧之巔。訪秦人故碑。弭節少皞之都。賦魯靈光殿。陳孔庭俎豆。由日觀蓬萊而東之。觀秦皇漢武登封駕海之轍跡。則見環阿諸山蜿蜒起伏。氣脈隱隱自東岱來。而境內所有汶濟馬頰諸河入海故道。明如指掌。西則漕渠橫帶萬艘。鱗次東望城邑雲物。蒸蒸然靈氣所鍾。宜多瑰璋碩大之產。無論古昔。高人騷客比肩繼踵。至今談經守禮之士。彬彬比壤於鄒魯。得遺風焉。游目寓足。曠然大觀。故所敘述事廣而文典。詞質而理盡。殫見洽聞。多有得於墳典子集之外者。昔馬遷氏南遊江淮。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鄉射鄒譚。足跡徧宇內。而後所著史記一書。矯然爲千古史規。蓋所得游歷者多也。以今揆昔。即二君何殊耶。且此邑乘也。者將以垂勸戒。定權衡也。而古今所稱操激揚褒貶之柄者。臺諫史官焉。柱史君翔翔舊都。涉六朝遺蹟。冠華貂珥。白簡侃侃論天下事。忠言議議流耀史冊。太史君秩在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抽毫振